

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

'88
3

丛刊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 刊

3

1988

作 家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岳 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八年 第三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华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50,000 字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700 册

北京市期刊登记号：1396 定价：2.05 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988年第3期（总第36期）

目 录

·作家作品研究·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探 宋家宏（1）

茅盾小说艺术风格的几个问题 邱文治（12）

王统照早期小说的美学意蕴 杨曾宪（31）

中国现代女性觉醒的序曲

——试论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 张辽民（39）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路翎

的小说创作 郝亦民（54）

映照“千奇百怪世相”的多棱镜

——论李劫人长篇三部曲的结构特色..... 刘 勇（73）

·新 诗 研 究·

陈梦家论 陈 山（87）

论林徽因的诗 黄心村（101）

·文学史研究·

- 清末民初小说理论概说 陈平原 (123)
- 后期创造社与日本福本主义 艾晓明 (138)
- 论三十年代江苏新文学的主流 秦家琪 (162)
- 戊戌到“五四”时期文章体裁的变革 汤哲声 (178)

·国外现代文学研究·

- 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 [美]叶维廉 (193)
- 荣辱毁誉之间
——全国解放前周作人研究述评 赵京华 (215)

·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 抗战前后的中国象征派诗
——法国象征诗对中国象征诗影响
研究之一 陆文绪 (229)
- 茅盾与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 费 勇 (248)

·争鸣园地·

- “新世纪的曙光”辩
——关于鲁迅思想发展
问题的一点思考 梁积荣 李仁何 (266)
- 从狂人到魏连受
——论鲁迅小说先觉者死亡主题 张鸿声 (275)

·书 评·

- 《孙犁创作散议》刍议 晓 雪 (283)
- 曹禺研究的一项新成果
——读《曹禺论》 韩日新 (291)

· 论 文 摘 编 ·

试论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李程骅, 295) 梁实秋的散文世界(杜元明, 297) 田汉研究商兑(谭桂林, 298) 我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方法论的流变(方克强, 300) 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李俊国, 301) 试论骆宾基四十年代小说的三重审美意识(常勤毅, 303) 关于现代文学史上个性解放主题向阶级放主题转变和解放区文学的评价问题(蒋守谦, 304) 老舍之死和中国文人的古典生命观(宋永毅, 305) 略论张恨水前期创作的思想倾向——兼及其是否属于鸳鸯蝴蝶派问题(陈国城, 307) “五四”时期及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罗钢, 308) 评杨振声的《玉君》及鲁迅对它的批评(张华, 310) 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历史比较(毛迅, 311)

· 新 书 林 ·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艾茸, 313) 刘半农研究(艾茸, 247) 孙犁的小说艺术(炳, 228) 辽宁师大学生鲁研会出版论文集(刘惠汉, 177)

· 补 白 ·

《闯关的》写作时间(马光裕, 100) 《淘金记》的写作时间(马光裕, 214) 《人物小记》、《意外》的写作时间(马光裕, 214)

编后记 (314)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探

宋 家 宏

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成了阴鸷毒辣凶狠残酷的老太婆，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做了官宦世家残疾贵公子的“正头奶奶”；她从寻常百姓家的日光里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太复杂了，就女性形象而言，现代文学史上大概只有繁漪、莎菲可以与之媲美。恨她？爱她？厌恶她还是怜悯她？说不清。她的复杂性逼得你在一篇微观分析的文章里也不得不变换视角。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这就是曹七巧：自己被戴上沉重的枷锁，同时又在疯狂的残害别人，包括残害自己的亲生子女。她是“被食者”，又是“食人者”。曹七巧为什么亲手制造子女的悲剧？又是谁制造曹七巧的悲剧呢？研究者自然地首先把探寻的目光投向她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从作品提供的总体背景上，不难判断出曹七巧处于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崩溃，封建思想观念仍有强大势力，是一个新旧文明杂揉交错的畸形社会。这一畸形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形成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力量，使曹七巧一级

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就曹七巧大半生经历来看，她又处在典型的没落封建官宦世家这一具体环境之中，围绕她构成了更为尖锐的矛盾冲突。

形容枯槁的曹七巧流着泪躺在床上，回忆少女时代和肉店朝禄、裁缝儿子的打情骂俏，如果可以选择，曹七巧的生活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也许不失小户人家平凡的欢乐，但在那个社会里，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了残废的贵公子，五年以后还说：“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要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七巧一针见血地指出她哥哥“良心”的实质：“奶奶不胜似姨奶奶吗？长线放远鹞，指望大着呢！”她在娘家时的命运掌握在父兄的手中，这是曹七巧“被食”的第一步。以一个麻油店老板女儿的身份，闯入官宦世家，“等级”的对立更尖锐了，在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里，已注定了曹七巧终身的悲剧。她在姜家的地位是低下的，连丫环都看不起她，从上至下一律鄙视她的出身，老太太让她做了“正头奶奶”无非是“好叫她死心踏地服侍二爷”。七巧自己也无法摆脱出身低下的自卑，对姜家的人，她在泼辣的嘲骂，无顾忌的牢骚后面，还有奉承讨好。她和新来的三奶奶亲热，和云泽小姐套近乎，讨了没趣还赔笑脸。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家子仍往她头上踩，卑贱的门第永远是她的耻辱。“分家”的时候，尽管七巧撒泼哭闹，使尽手段，“孤儿寡妇还是被欺负了。”因为执掌分家大权的是叔公九老太爷，族权是不容违抗的。父权、族权、门第压得七巧透不过气来。

没落的姜家已失去“政权”的控制力，显赫的门第也已是虚空的架子，但他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主要靠的是“金钱”。丈夫是个废人，曹七巧在姜家独自打天下，她从自身经历与环境中深深体会到金钱的至关重要，出身低下的自卑与“正头奶奶”的虚名又从两个方面刺激了她的金钱欲。分家，钱到自己

手中，“是她嫁到姜家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只有有了钱，才有在姜家的地位，甚至才有安全感。封建制度已经崩溃，姜家已失去了世袭官爵的权力，唯一可供继承的只有财产了。千百年来围绕财产继承，封建社会里演出了多少幕血泪斑斑的“人间喜剧”，曹七巧在终场时又登台唱出了绝响之音。从七巧进入姜家那天，就不是为了高攀门第，对七巧娘家来说，就是为了钱，七巧也是为了钱，才忍住了种种磨难。当一切幻想都只能仅仅集中到“金钱”上时，金钱欲就成为一种吞食别人、吞食自己的可怕力量。她用一世的牺牲换来了一笔“死钱”，她要完全地占有它们，容不得别人窥视。因此，曹七巧在占有那一笔“死钱”时，自己也被那笔“死钱”占有了，由不得她的，她整个的一生就是被畸形的社会环境吞食了。

曹大年为了金钱，可以牺牲妹妹曹七巧终生的幸福，曹七巧为了占有金钱，也将以“自食”的方式扑灭自己的情欲。因此，“被食”只是畸形社会环境造成七巧悲剧的一面，还有七巧“自食”的另一面。

曹七巧的婚姻本身就注定她必须压抑本能的情欲，尽管这是多么艰难，为了钱，她还是死心踏地服侍一个残废人。如果没有姜季泽的撩拨，也许七巧的情欲不会来得那么嚣张，不会那么死灰复燃。姜季泽——没落贵族的花花公子，旧时代的渣滓。他流浪、荒唐、不幸的是七巧进入姜家，深宅大院已比不得市井街巷，没落家庭中又有谁比姜季泽更有人样呢？季泽明知七巧的苦情，又怕七巧成为“累赘”，因此他“得给二哥留点面子”。但是他又居高临下地撩拨、玩弄七巧的感情。当着自己新娘子的面。他也敢挑逗七巧：“嫂子并没有留过我，怎见得留不住？”明知七巧在朝他调情，“然而他仍旧轻佻地笑了一声，俯下腰，伸手去捏她的脚”。姜季泽的轻佻，刺激了七巧的情欲，加剧了她的内心冲突。

情焰是更炽烈了，而挑起情焰的人却近不得身，更不幸的是当金钱与情欲发生冲突时，为了保住钱，七巧还必须舍弃人——朝思暮想的姜季泽。“分家”是多么尖锐的矛盾，七巧的撒泼哭闹，目的是与姜季泽争财产。金钱的力量到底比情欲的力量来得猛烈，尽管“季泽冷着脸只不做声”，但顾不得了，“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望着这两个死钱过活。”七巧为了多得两个死钱，不惜得罪季泽，扑灭了自己心中的情焰。几个月后，金钱与情欲的冲突再次降临，而且更尖锐更激烈。季泽为了骗取七巧的钱，到七巧面前演出了一场动情的戏，开始演得有声有色，以至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以至于七巧想骗自己：“当初她为什么要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要和季泽相爱。”假戏终于揭穿，七巧跌入绝望的深谷，“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七巧轰走了季泽，再次以“自食”的方式扑灭了自己的情焰，这情焰燃烧得又是如此旺盛！因为这些年了，季泽从没有对她说过这些话，季泽的话那怕是骗人的，七巧也十分珍贵，因为她连骗人的话也没有得到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真的，七巧彻底绝望，也因此而悔恨，“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作家对七巧心灵的伤病揭示得多么细腻而深刻！七巧对季泽，过去虽然近不得身，但还有“捉迷藏”的一线希望，那一线希望突然自天而降，在几乎变成现实的时候，又突然烟一样风一样地逝去了。大起大落，暴热暴寒，这是曹七巧心理变态的一次关键转折。从今以后，她将彻底扑灭自己的情焰，把情欲的魔鬼关进意识的囚牢，一心一意保住那笔“死钱”。情欲的魔鬼却在不断地要冲破囚牢，她以变态的方式来满足它。她对一切人施以报复，在她的潜意识里，并不仅仅在疯狂地报复于子女，她在报复男人，报复世道，报复自己的身世。

二

疯狂的报复欲使曹七巧成为“食人者”，“虎毒不食子”，曹七巧却将报复施之于亲生子女，不择对象地用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何以如此？笼统地说，这是社会对人性的扭曲，以至母性的泯灭。但是，曹七巧究竟是怎样的心理状态？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具体地看，作为“食人者”的曹七巧有三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心理层次：性变态心理、仇视与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为了论述的方便，只能把这三个融为一体的心理层次分层论述。

性的变态是曹七巧最深层的心理，属潜意识部份。曹七巧在婚姻生活中从未有过合理的性的满足，她对残废的丈夫有着本能的厌恶。为了金钱，她必须压抑自然的情欲，姜季泽的轻佻，使她的情欲更为嚣张。在金钱与情欲的冲突中，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压抑住情欲的冲动。压抑的结果是使她对于“性”产生变态的敏感，无论何事，她总往“性”上联想，话题也总往“性”方面引，无忌讳地满口“村话”。她以此渲泄意识中的本能冲动，甚至用更为变态的方式来达到渲泄和平衡。她深夜扣住儿子长白，盘诘儿子儿媳的隐私，目的还不仅仅在于挖苦和嘲讽儿媳，性变态心理使她对儿子有乱伦意念，表现出狂热而肉感的爱。“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钱横竖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不住了——他娶了亲。”因此她生方设法折磨死儿子前后两任妻子，她的乱伦意念要她占有自己的儿子。人类和动物告别了数十万年，但在性心理的自然性方面和动物的距离并非如此遥远，仅仅是依靠了社会的法律、伦理道德的力量才帮助人们战胜了邪恶心理。但是，如果正常的情欲不能通过合理的渠道渲泄，在一定条件下它就会通过不合理的

渠道渲泄。这就是曹七巧乱伦意念的根源。可是，曹七巧毕竟又是“人之母”，她只能用深夜扣住儿子探听隐私的方式，折磨媳妇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你说是厌恶她还是同情她？

说作为母亲的曹七巧有仇视子女的心理，似乎难以理解，人们常常只知道母性中“爱”的一面，而忽略了与它对立的另一面。法国女作家西蒙·波娃说得好：“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眼均不适用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决定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①心理学认为，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和孩子的父亲与自己的感情有密切关系。父母感情不合而降生的孩子，常使母亲的怀恨心与责任感互相交战，母亲仇视孩子，又不得不努力压抑这种倾向，潜意识中隐藏了伤害孩子的意念。曹七巧与其丈夫的感情自不待言，婚姻的经验使七巧对丈夫怀有敌意，长白、长安怎么会出世，七巧说：“连我都不明白。”这两个孩子在出世前后就开始了他们的不幸经历，他们必然被自己的母亲怀恨，母亲潜意识中的仇视心理伴随着他们长大成人。压抑在七巧潜意识中的伤害意念在时时作祟。近于虐待狂般地给已经十三岁的女儿缠足，痛得女儿鬼哭神号；千方百计破坏子女的幸福，都是仇视心理的表现。

破坏子女的婚事与幸福，又不仅仅是仇视心理的表现，它还是曹七巧嫉妒心理的表现。从情绪心理学的角度看，嫉妒是一种恨，它是“羡慕”的恶性发展，因羡慕而不可得导致了嫉妒；它也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情感活动受到伤害而产生。曹七巧的嫉妒有作为羡慕的恶性发展的恨，也有因占有子女的情感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恨。这种恨最强烈地表现在对女儿长安和儿媳芝寿的情绪上。她要占有儿子、女儿，于是媳妇和女婿的出现都是对她情感的伤害；另一方面，曹七巧一生戴着“黄金”的枷锁，从未有过情欲的

^① 《第二性——女人》第291页。

满足，甚至从未有过象个人样的男人，她始终在向往和羡慕着情欲的满足，女儿的婚恋和儿媳的进入，加剧了她的嫉妒。她无所不至其极地咒骂女儿，挖苦嘲讽女儿的正常感情，终于破坏了女儿的婚事。对儿媳芝寿采取了更可卑的手段。她将从儿子那里追问出来的儿子与媳妇的隐私有声有色地公之于众，羞辱儿媳，变着法儿嘲笑儿媳，在嘲笑中把儿媳渲染成一个赤裸裸的性的妖精，目的只有一个：破坏儿子与媳妇的正常的夫妻生活。这些都是仇视与嫉妒心理的共同结果。

性变态心理，仇视与嫉妒心理，都是潜意识深层的阴暗心理，当它进入意识领域，必然引起与曹七巧作为人的道德意识的冲突，她对子女的残酷行为也会引起她作为“母亲”的罪感，但是，表层意识的“寡居者的护犊心理”为她找到了开脱罪责的借口，找到了美化阴暗心理的理由。曹七巧的丈夫是个残废，活着也等于死了，在长安、长白未成人时也确实死了。这样，七巧作为子女的母亲实际上承担的是双重的责任，年长日久，就形成一种保护者的心理，即她必须永远充当子女保护者的角色，她感到只有这样子女才会安全。这种保护者的心理在一定限度内是正常而合理的，但曹七巧所处的具体环境与自身受欺压的经历、使这种正常的心理不自觉地恶性发展，她难以相信别人，对每一个人都存有戒心，就成为现代心理学上称之为的“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当它再与仇视与嫉妒心理、性变态心理，对子女的占有欲结合在一起时，“护犊”就成了可怕的残害。而此时曹七巧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阴暗心理，因为“护犊”心理中的合理成份掩盖了它。曹七巧对每一个闯入她们生活圈子的人都充满敌意，无论是儿媳还是女婿的到来，都使她感到自己保护者的地位受到威胁，儿子和女儿即将失去。七巧的侄儿春熹对十三岁的长安并无邪意，七巧却疑心生暗鬼，赶走了春熹，并教训长安：“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混帐。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长白娶亲，

媳妇芝寿刚一进家门，七巧就说：“但愿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长安好不容易才有了嫁出去的希望，七巧见到女儿脸上的微笑，心里不由得有气，挖苦嘲骂，继而又挑剔童世舫的不是，“我就只这一个女儿，可不能糊里糊涂断送了她的终身。”她是在尽“保护”之责！为了彻底“保护”好女儿，她——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手捧大红热水袋，身边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背着光立在楼梯口，脸看不清，魔鬼般地突然出现在想娶她女儿的童世舫面前，令童世舫感到毛骨悚然，然后似乎很平淡地说了一个阴森的谎言——她的女儿长安是一个戒不掉瘾的烟鬼！连唬带骗断送了女儿的婚事。而这正是七巧阴暗心理所要达到的目的。意识表层的“护犊”心理为潜意识的阴暗心理涂了一层合理的色彩，使她心安理得地以“母亲”的特殊形式吞食子女的幸福与生命。

曹七巧在性变态心理、仇视与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的驱使下，成为“食人者”，“食”的是自己的亲生子女的幸福与生命。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妇女，一个同样受欺压的女人，只有子女在她的“权力范围”之内，因此可怕的报复就落到了子女头上，无辜的子女不可避免地成为“被食者”。

三

“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用张爱玲给自己小说集的这一题辞来看曹七巧，是再合适不过了。曹七巧形象奇特的经历和性格中包含的，仍然是旧时代普通的现象，普通得使我们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了。发生了千百次的古老故事，在“陈旧”中让读者感到“新”，是新在谁也没有把它写得如此集中而强悍，对灵魂的剖析如此深刻而坦露。张爱玲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古老中国的故事，在普通人中发现了传奇。被食、自食与食人，在旧时代的中国，几乎成为一个代代相袭的无限循环链。

每一代在被上一代吞食以后，又去将下一代吞食。这个循环链有小生产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也有在这个基础上数千年形成、积淀的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观念中，对代间关系的理解，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是“长者本位”，它完全抹杀幼者个体的独立价值，使幼者完全处于依附和从属于长者的地位。长者本位造成了代间关系的功利主义。表面上更富于人情的孔孟儒学虽然不直接讲“爱”是有条件的，有功利目的的，但在代间关系上本质上是**有条件的**，就是以“孝”为绝对前提。孔子定的“三年之丧”的礼制，依据的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①付出的必须回报，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仍然是和韩非子一样的功利主义。墨子讲得更为直接坦白：“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②在普通民众中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主要是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它和长者本位的观念是一致的。代间关系的功利主义和长者本位思想造成长者对幼者的占有欲，以为“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应做长者的牺牲。”^③做了“牺牲”也仅仅只是报了“恩”！

曹七巧对金钱要占有，对子女也要占有，占有子女，也是在占有金钱，因为，儿子是财产的继承者，女儿若出嫁则要一笔嫁装，曹七巧占有子女的感情是复杂的。她不仅对他们实行经济的控制，而且使他们的感情与人身都从属于自己，甚至作为本能的“性”也纳入了“尽孝”的轨道。因此，七巧对长白与长安的占有方式不同。尽管曹七巧本人的情欲如此嚣张，但她却全然不理睬子女的正常需要。对女儿长安，因不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问题，她断然用极端的手段破坏了女儿的婚姻，使女儿断

① 《论语·阳货》。

② 《墨子·亲士》。

③ 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

了结婚的念头，完全地占有了她。对儿子长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替他娶了亲，为了拴住他的心，也为了娶妻生子尽“孝道”。长白的第二任妻子娟姑娘吞鸦片自杀后，“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其实不是长白敢不敢娶的问题，他做不了自己的主，而是七巧不愿他再娶了，因为“娟姑娘生了个小少爷”，长白已为七巧添了个孙子，满足了她这方面的占有欲。

曹七巧家庭内部的婆媳冲突，其深刻根源也来自于代间关系的“长者本位”。芝寿是七巧必然的敌人，七巧对芝寿的恨，可以不因为任何原因，仅仅芝寿和长安的关系亲密这一点，就足以使七巧不能容忍。芝寿一进姜家的门，七巧见到媳妇的长相，就产生了莫名的恨。媳妇要夺走儿子对母亲的感情，长白不能为七巧全然占有了。七巧既要媳妇拴住儿子，生子尽孝，又要残酷地折磨媳妇，根源即在于此。当七巧作为媳妇时，免不了婆婆“零零碎碎给她罪受”，七巧一旦成为婆婆，就用更残酷的手段折磨媳妇，芝寿不死，苦出来的媳妇熬成婆，又会怎样？

在过去的文学史上，我们常见到描写婆媳冲突的作品，至于母亲和亲生子女之间的关系，满耳充盈的是对“伟大母爱”的赞歌，顶多有些描写父亲专制，母亲好意而无能的作品。对母性中残忍的一面，在文学创作中往往推到“后娘”的身上。纵使对“母亲”形象有微辞，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母亲凌辱和迫害的直接对象不是亲生子女，而是媳妇或其他人，间接造成亲生子女的不幸；二是她们常以礼教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是因为维护礼教秩序而造成子女的不幸。因此她们在表象上几乎无一例外地“爱”着自己的子女。这一渊源流长的文学现象本身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的“长者本位”思想对作家的深刻影响，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孔雀东南飞》中焦母为什么赶走了无可指责又与儿子感情深厚的媳妇？作者不明白，多少人苦苦思索也终不能解，至今仍是“千古之谜”，就没有人从焦母的阴暗心理

这个角度去思考过，根源正在在于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报恩”思想影响了作家对母性的客观观照，它使人们根本不会去考虑母性中不光彩的一面。母亲纵使有多大罪过，子女也完全应该忍受和原谅，因为她养育了你！这已是我们先验的知识。这是以血缘为核心和基础建构的文化模式的必然结论。“五四”时期产生了许多婚姻悲剧的作品，尽管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的时代，由于作家们更多地关注于社会改造，在追寻婚姻悲剧根源时，自然地把它归结于社会原因。除鲁迅等少数思想家对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作了深刻的解剖外，在文学创作中没有人提供对母性自身作了多面的深入审视的形象。

张爱玲由于受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她自身在家庭中的不幸经历，加之在四十年代的上海那个独特条件下，她得以把目光从社会收束到人自身，对人性有了深入的审视，多重原因终于使她摆脱了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塑造出曹七巧这一独特的母性形象。曹七巧不仅在婆媳冲突中残酷地折磨媳妇，而且对亲生子女进行疯狂的残害；不仅揭示她在“保护”子女的面纱下的残忍，而且深入揭示出她自身因情欲未能满足而对于子女施予的疯狂报复，丝毫没有“礼教代言人”的虚伪外表。这一切，作家写得既坦露又真实，令人触目惊心而反思。

张爱玲说她写的曹七巧是一个“彻底的人物”，我对此作如下理解：曹七巧最彻底地承受了旧时代妇女的不幸，最彻底地集中了旧时代妇女的心理重负；也最彻底地将一切不幸与重负报复于她所能报复的一切人。将曹七巧作为中国家庭关系“被食、自食与食人”循环链中的一环来考察，这一形象有着深刻的意义。